



荀子卷第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傑

臣王先謙集解

王制篇第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

不以官之次序若傅說起服築爲相也

罷不能不

待須而廢

作須先謙案罷謂弇不任事者荀書多以賢罷劉舉王霸篇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非相篇君子賢而罷罷罷正論篇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榮紂是也成相篇基必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中庸

民不待政而化

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郝懿行曰中庸民言中等平常之人賈誼

過秦論所謂材能不及中庸義與此同史記改作材能不及中

人亦得其意王念孫曰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

行韓詩外傳無民字

分未定也則有昭繆言爲政當分未定之

荀子卷第五

時則爲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郝懿行曰二語難曉楊氏說亦不了韓詩外傳四同先謙案揚說是也此卽

下文所謂以類行雜

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先謙案宋台州本句末有也

字與下文一律

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

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

屬繫也之微反故姦

言姦說姦事姦能

二子及儒效篇言亦說也能亦事也遁逃反

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

各當教其末事也須而待之謂須

暇之而待

其遷善也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

也棄謂投四

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

謂若矇瞽修聲

官爲之施設所職而

聾瞶司火之屬

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

收而養之以下三句一律皆上之事卽官之事也

不應此處又

食之猶言任用而衣食之王霸篇云論

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

德使能而官施之尤其明證楊注誤



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王念孫曰王者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

聽政之大分當分段先謙案台州本提行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王念孫曰名聲日聞本無聞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也顯也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即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大皆其證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為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此因白字譌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

耳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皆願凡聽政也論聽政也威嚴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郁鬱行日竭者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注訓竭盡亦通若是則大

荀子卷第五

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小事近於因循言不肯革弊也劉台拱曰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闕白故曰遂王念孫曰遂讀為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墜壞而上下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于失墜也下文曰法隊驟聽義與此相承也

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遂亦讀為墜史記倉廩下遂徐廣曰一作隊正義曰遂音直頭而遂隊與墜同墜傳不遂如墜地遂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爾雅曰墜地墜也君道易墜者矣俞樾曰說文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于失也

義之幸存者楊不得其義而曲為之說先謙案王俞並引正論篇為說彼亡王讀遂為墜說較長注

得訓遂為亡王讀遂為墜說較長注

肯字遂本譌有據宋台州本改正

和解除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和解除謂寬和不拒下也凝定也凝止謂定止其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令皆歡悅故下遂云彘言並至嘗試之說錄起而無所底止也凝當作疑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儀禮士昏等注苟書疑字古本必皆作疑今改作凝經典亦多

不可也。謝本從虛校作凝止也。虛文昭曰正文也。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令皆歡悅故下遂云彘言並至嘗試之說錄起而無所底止也凝當作疑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儀禮士昏等注苟書疑字古本必皆作疑今改作凝經典亦多



改凝人皆知凝不知疑矣莊子用志不紛乃凝於神今亦改凝其音則凝魚乙切凝魚陵切古音必陵切證矣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作凝止之世德堂本同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則發言竝至嘗試義正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事試之也莊子曰嘗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先謙案詩闕宮箋大東極東疏大者廣遠

之言此大故法而不議則法之不至者必廢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所不至者必廢也

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劉台拱曰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

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盧文弨曰注兩則字宋本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王念孫曰偏讀為徧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之故不徧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濫黠執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

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

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贍則皆不知紀極

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

荀子卷第五

盡也類謂比類。先謙案無法也辟讀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盧文弨曰注兩則字宋本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王念孫曰偏讀為徧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之故不徧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濫黠執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

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

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贍則皆不知紀極

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

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



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諭有差

等然後可以爲治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

上之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思惠也惠者順也注訓恩惠失之夫馬駭而脈憤靜以鎮之則馴矣人駭而圖反順以循之自安矣故鞭箠不加於吞駟而謗木不絕於堯年昔遠伯玉治衛子貢問何以治對曰以選賢良舉篤敬與不自治之夫不治之治則靜之惠之之說也

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

荀子卷第五

四

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盧文弨曰猶元刻作由與猶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由。孔子曰大節是也

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失也。盧文弨曰宋本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謂一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己也乃責薄疑以故如耳尊魏姬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盧文弨曰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

如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因遣之禮記曰子產猶眾人之母能謂得民心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禮記曰子產猶眾人之母能

楊注以取民爲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當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

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言未及教化也。謝本從盧校

曰元刻未及爲政未及修禮下皆無者字宋龔本同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支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者字皆涉上下支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者字皆涉上下支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者字皆涉上下支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者字皆涉上下支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者字皆涉上下支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者字皆涉上下支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者字皆涉上下支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者字皆涉上下支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者字皆涉上下支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者字皆涉上下支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承明十一



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特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者字故修禮者王

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僅

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

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也。如器之上溢下漏空虛可立而待

也字或作盞盞兩雅曰盞測竭也方言曰盞測也流極也郭璞

曰滲漉極盡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

而魚高注曰竭澤漏池也漏池即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

故滲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

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泗也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

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

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奪之人

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

荀子卷第五

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用彊力勝人人之城守人之出

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

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

對成文士譌為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

出義不可通矣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

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曰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

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

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曰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曰欲與我鬪吾

民日不欲為我鬪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

功少累憂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

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

也。俞樾曰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彊

者之所以反對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

弱也正相對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以力勝而不義







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益樾曰募乃纂字之譌。毛詩猗嗟篇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纂。且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部纂。也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聲纂與纂並從算聲於義得。通問亦具也。說文門部閱具數於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閱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繕完葺一義也。楚語著聚積實蓄聚積一義也。並其例也。案謹纂選閱材技之士質管子之心術具材技之士耳。纂誤為募。楊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止是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纂選誤。與此同說詳管子。

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賞也。郝懿行曰漸子廉切。讀若漸。以仁之漸其訓漬也。浸也。深染入也。楊注凡漸皆訓進。故多失之。嚴刑罰以糾之。先謙案下文賞慶刑罰對文。則此亦當併下。同。存亡繼絕衛弱。

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併讀為併。下同。修友敵之道。以敬

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說。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併也。併之見

則諸侯疏矣。元刻疏下無之字。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

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所以說之者

諸侯說之。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之。字。所以說之者

荀子卷第五 七

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併之行。信其友敵之

道。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

霸王常勝也。王念孫曰。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上

文說疆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上則常勝

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間。不當更有霸

字。蓋涉上文霸王。霸王而衍揚。不知霸則句法。與前不合。閔王毀

於五國。趙楚魏秦破齊。潛王出奔。莒也。桓公劫於魯。莊公羊傳

齊桓公為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

危亡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

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郝懿行曰。眇古妙字。古書皆以

眇為妙。荀書亦然。注皆失之。周易眇萬物而為言。今亦改為妙矣。古無妙字。王念孫曰。諸書無訓眇為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文選類賦志。眇眇而瞻雲。李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



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先謙案郝王二說並通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

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

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完謙案服人之道謂上文仁義。故不戰而勝不

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二具者欲王

而王欲霸而霸欲疆而疆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修飾及舉動必以禮義。王念孫曰飾讀為飾。辭。辭。言動也。

必以禮義自飾也揚分飾動為二義失之聽斷以類。重得中也。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

二千篇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

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為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

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

荀子卷第五

不雅竝已解上謙案見儒效篇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

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王念孫曰楊注失之迂宜讀為儀。對。對。大。宜。宜。此直作儀。楚。為。採。服。之。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揚。以。儀。為。儀。法。亦。失。之。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

皆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練畫績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

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虛困反。先謙案揚說是非論亦當讀為倫倫者等也安為君者能行此政則非王者之

等也下文云此五等者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以王者之政為一等與此可互證儒效篇人論臣道篇人臣之論王氏念

孫皆讀為倫而於此失之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

位民無幸生幸僥幸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

等也下文云此五等者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以王者之政為一等與此可互證儒效篇人論臣道篇人臣之論王氏念

孫皆讀為倫而於此失之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

位民無幸生幸僥幸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



愿禁悍而刑罰不過也析分異也分其愿惡之民使與凶悍者異  
深也。王念孫曰折愿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  
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  
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  
禁悍明矣楊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又下文文禁悍淫淫折暴  
拏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文暴悍以變姦邪不  
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揚云拏當為折急  
當為愿亦失之又曰折當為折折之言制也昭剛制也制制好  
折制語類注謂折結詞制愿讀為係說文係屬顯點也言制策  
點之民使畏刑也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為暴未確辨  
辭斷讒之疑以聽使妹何破剛制也折急即愿之謂百姓曉然皆知  
拏急禁悍防淫除邪拏亦當為折急即愿之謂百姓曉然皆知  
前改急為暴亦未確穩題羅字錯結解剛制

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  
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  
易則人知沮勸也

荀子卷第五

九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  
為等賦反政事裁制  
萬物皆為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劉台拱曰所以字當在  
財萬物上王念孫曰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  
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  
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  
二字連讀賜云賜輒賦騎賦觀賦等賦當政讀為正言等地賦  
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賜云賜楊讀王者之等  
賦為句政事財萬物為句皆失之。田野什一什稅關市幾而不征幾阿察也但  
不征稅也禮。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  
則發禮記曰懶祭魚然後漁人入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  
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盧文弨曰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  
或讀為征衰初危反。盧文弨曰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理道  
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理道  
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  
日理分地里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  
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說未確。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  
雷買還有無化居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  
不便有滯積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  
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謂竭其才力也不疾苦。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謂竭其才力也不疾苦。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幽深也。開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先謙案富國篇疆暴之國莫不趨使。荷書多用趨使字。或疑使當爲便。非。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爲政如此。乃人法效之者也。不謂富而欲其用。工賈不勝出而欲其粟。故其法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陬絕遠之地不必至海

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大犬也。盧文弨曰。冀之北。十馬之所生。注走馬。下當有脫文。先謙案。謝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注地字。各本脫據。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鑄畫及

爲。玕。胡且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尚書。禹貢。琳珉。玕。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禹。貢。琳。珉。玕。玕。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王。念。孫。曰。揚。前。說。以

丹。干。爲。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爲。玕。玕。非。也。玕。玕。不。得。但。謂。之。玕。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玕。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玕。玕。龍

茲。華。觀。以。爲。寶。丹。玕。卽。丹。干。也。既。言。丹。玕。又。言。玕。玕。則。丹。干。之。玕。非。玕。東。海。則。有。紫。結。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也。結。未

玕。明。矣。

荀子卷第五

詳字書亦無絃字。當爲蚌。郭璞江賦曰。石蚌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蚌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蚌居性反。盧文弨曰。注蚌元刻作助。同。今從宋本。王引之曰。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結爲可衣之物。魚鹽爲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苳通。管子輕重下篇。昔萊人善染練苳。之於菜。純緇綳綬。之於菜。亦純緇也。其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結當爲裕。右傍谷字。與去相似。絲。緇。臚。綱。駮。讒。却。葛。精。曰。緇。蠶。曰。裕。朝。輔。葛。禹。貢。青。州。厥。貢。鹽。緇。海。物。惟。錯。有。絃。則。有。給。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纒。而。爲。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裕。之。證。紫。與。裕。皆。可。以。爲。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誤。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尾。文。旄。謂。染。之。爲。文。綵。也。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車。服。養。謂。



衣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郝懿行曰大常也揚注以變通裁制釋詩神者治也然則大神謂大治猶禮運云萬物爲言亦即大治之意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彼大三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也始則

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

言以此道爲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王念孫曰始終二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

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

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爲之貫之積

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爲本君子以君學爲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

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王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爲治之始而爲之貫之積

荀子卷第五

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爲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爲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

云君子以積學爲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

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盧文弨曰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

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

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盧文弨曰注謂一世始句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治當其制喪祭

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盧文弨曰注之治舊作之始攝玉引之日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

師旅不與焉故揚注但言喪祭朝聘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

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勸君君臣臣父子兄弟第一也使人一農農士士工工

勸君君臣臣父子兄弟第一也於思義



商商一也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禽獸有知而無

義無知之說也此禮曰禽獸無禮故父子聚應此禽獸有知無義之說也楊注知謂性識是已蓋因備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性識然後有匹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

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禮文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

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

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謝本從盧按作和以義處文

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元刻無以字本從孫曰元刻無以字禮文

田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衍先謙案

元刻是今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

而居也依王說改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先謙案裁亦成也兼利

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能以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

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

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

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

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爲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

長羣生皆得其命性命安其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

殺生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草木

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謂爲之任使草木

魚鼈鱉鱸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

也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禮雅氏禁澤之沈

也禮雅氏禁澤之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

也禮雅氏禁澤之沈

也禮雅氏禁澤之沈

也禮雅氏禁澤之沈

荀子卷第五



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姓

有餘用也外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

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

時以養地財也錯干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

地錯千故反王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為滿字之誤也講字

錯於地而言錯於地而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放所守神明博

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先

故曰一與一是為入者謂之聖人此萬是上之一也聖祭朝聘

先謙案與讀為舉現上言以一行萬是上之一也聖祭朝聘

師旅諸事皆所以一民是下之一也以上之一舉下之一故曰

一舉一富困篇云故曰上一則下一矣義可互證楊注未晰

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先謙案樂論篇云其在序官也曰

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

荀子卷第五

太師之事也則序官是篇名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等語及

各篇分段首句類此者疑皆篇名應與下文離析經傳寫雜亂

不可考矣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

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

犧牲之事者也兪樾曰楊注二說皆未安司徒司馬何獨不

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司徒知百爵則既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徒知

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

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考

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掌列侯秦官掌列侯秦官掌列侯

主爵中尉所屬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司徒知百宗城郭立

器之數禮大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土地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

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奇器也司馬知師旅

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

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也都畿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篇曰葦菜百蔬魯語曰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食管子禁藏篇曰果藏素食是蔬素古字通楊望文生義而非其

**以時禁發** 禁謂許民采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

**師之事也** 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

**順州里** 使之相順定厪宅 厪謂市內百姓之居在市曰舍在田曰廬此以廬宅並言則廬在市宅在邑

**六畜** 勸人養 闢樹藝 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

代謂田分上中下三等歲一易之三歲而闢一闢與閑同爾雅閑謂之詳見周禮地官及漢食貨志王念孫曰闢與閑同爾雅閑謂之謂習樹藝之事

**勸教化趨孝弟** 使敦孝弟趨讀為促以時順也先謙案王說是

**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師之事也** 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

**鄉論百工** 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審時事 考工記曰

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辨功苦 功謂器

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於時皆審其時之事也 昭日功堅苦脫也 尚完利 完堅也利謂便於用便備用使離琢

荀子卷弟五

五

**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 專造私相陰陽 相視也陰占

**禘兆** 占占候也祓除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禘是其類也兆 鑽龜

**陳卦** 鑽龜謂以火蒸刺華灼之 主攘擇五卜 攘擇攘除不祥擇

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 知其吉凶 妖祥 徇巫 跛擊之事也 擊讀

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 徇探清 脩其探清之事探

祀之清故曰徇巫 跛擊 胡狄反 周禮 蜡氏 掌除穢凡國之大祭

記合州里除不獨也 俞越曰探乃探字之誤方言曰探秦晉

之閒謂之探是也 清者說文廣部廟清也 急就篇 屏廟清濁糞

土壤字亦作罔玉篇口部罔罔也 蓋墟墓之間清濁之處皆

穢惡所積聚故必以 易道路 路而謹盜賊 謹嚴禁也 周禮野廬

時修治之也 楊注非 平室律 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

疑律當為肆字之譌室謂廬舍如市樓候館之屬是也肆謂廬

肆則粟帛牛馬各有行列是也故下遂云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 日賓客之



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實當為賣字之誤也說文  
資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正記通四方之珍異以  
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聞市來商  
族納貨賄故曰使賣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  
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黔林黠翻廳今經傳以商代賣商  
行而資遂廢此賣字若不誤為實則後人亦必改為商矣治市  
之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云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可  
也并急禁悍并當為析急當為愿已解上也防淫除邪戮之以

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

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度其功

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冢宰之事也

○盧文弨曰自度其功勞下至末各本皆無注文脫耳免盡之  
免與勉同漢書薛宣傳宜因移書勞免之谷永傳閱免過樂昔  
以免為勉王念孫曰免盡當為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  
勉也勉與倫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倫勉黷黷黷論禮樂

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

荀子卷第五

末

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起之正論篇云一物失稱亂之端

也此荀子論治之要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

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

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此三具者相應具具

者王霸存亡之具畢具也王霸篇云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句義與此同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

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

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念孫曰與讀為舉也亡不在也魏觀儼三制

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亡乎人同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

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先謙案

能縣衡天下為四海持平也說詳疆國篇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慮



文弼曰案渠與逮同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

事同行無害為堯即謂賢於暴國也於是時而後知為吾所不欲與桀同事而無害為堯為時君晚矣功名安危所繫當在國家

閒暇之日也舉堯桀者聖君暴君之極也議兵篇以樂詐堯天

論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正論篇有執辱是**非功名之所就也**

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並堯桀對舉是**非功名之所就也**

**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俞樾曰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

**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行日設

者盛也言全盛之日孟子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明政刑之日也下殷之日同先謙案釋詁愉樂也愉殷者常殷盛之時而愉

樂素問風論注赤者心色也赤心者本誠以其國為王者之心不雜貳禮記檀弓疏所謂處所下同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

亦王以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之日案以中立

無有所偏而為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下云安以安案兵

亦同荀書多用安案為語助辭如宅書馬字於字之例唯案兵之案與按同按者抑也止也縱橫當作從衡古書皆然荀書亦

荀子卷第五

必作從衡俗安改之先謙案殷之日與王霸篇濟之日句法一律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俞

卒當作捫國語晉語戎夏交捫車注曰捫交對也彼云交捫此云相捫義正同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

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勁矣先謙案此句與下名聲剽天下之美矣相配為文勁上

當有之字刺讀與專同案然修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俞

然衍字案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為是之日而名聲剽天下

之美矣權者重之此云權者重之上無所承疑有奪文兵者

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先

謙案夫猶彼也言如此則彼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堯舜所以一天下無以加之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

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誦

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僻越也越即肩越後同是使羣

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



下服暴國之君案白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築路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郭嵩燾曰承上文王奪之人言彼所有之人已爲我奪也

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

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鬪者與謝本從盧校

作孰能王引之曰孰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孰字相似又補校云呂本就正作孰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安以

其國爲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賈也是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

荀子卷第五

大

用之足也先謙案厭然猶安然說見儒效篇之字衍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

毀折之中原盧文弨曰日日元刻作日月下並同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

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僻越之中野我今將畜

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

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

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

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

相親愛也先謙案莊子人間世釋文厲疾也重言之曰厲厲頓讀曰敦詩頓邱爾雅釋正作敦正是其證禮樂記

敦敦而無憂注敦厚也重言之曰敦敦頓頓猶敦敦相親厚之意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爲是

者霸立身則從備俗事行則遵備故進退貴賤則舉備士文弨

曰句郝懿行曰備與庸同庸者常也詩云昊天不備韓詩作庸是庸備通下云則庸寬惠此庸訓用之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先謙案荀書多以之爲其富國篇以其連文亦訓爲其王霸篇之所以尊之食以難其事二之字與

與爲之者之人以下二之字同如是者則安存。免於危亡而已

立身則輕楷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與苦同謂脆惡

也蠲者明也謂喜明察而好狐疑也悅與脫同亦與悅同謂喜

近小人也脩身篇有佞兒字則悅與兒同當訓爲悅謂諛佞谷

悅也先謙案悅蓋兒字後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

奪。王念孫曰呂本作好取侵奪錢本無取字虛從呂本案取

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之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富國篇云雖好

取侵奪猶將寡獲也可見荀書自有此語錢本無取字者亦疑

爲不詞而刪之耳古書不當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僇暴事行

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盧文昭曰宋本有一人字

說見王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

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

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

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

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遠矣。盧文昭曰篇末自具其而

之餘故

不注耳

荀子卷第五

荀子卷第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

同生字內形體有異雖於人無常定之宜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

先謙案虞王本注用下無人字是各本衍。 為人數也。

孫曰無宜而有用為人為一句數也為一句為讀曰于歸而二字古同

辯論為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

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

倫類也竝處羣居也其在人異道謂或求為善或求為惡此人之性也。

生也。 王念孫曰生讀為性故楊注云此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

荀子卷第六

一

謂也。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

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為悅若縱其性情而無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

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

成則羣眾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眾羣縣隔若未有功名則羣眾齊等也。羣眾

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既無縣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

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注中曰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耳

注。非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稌之則亂也。人不能兼官。

皆使專一於分不二事也謂若愛典樂稷播種之類也。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

能兼官。



分則爭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爲物所困也此窮者患也爭者禍

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彊脅

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德謂教化使如

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者

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事業謂勞役

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之人患於樹立

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男女

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婚姻媾內送逆無禮媾之父爲婚

言婚姻者明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曰納納幣也送

致女逆親迎也虛文弔曰媵說文問也匹正切廣韻云娶也

後人入詩作平聲媵媵詭甚注作聘今字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

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爲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爲智皆通

荀子卷第六

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臧其

而善藏之虛文弔曰臧古藏字正文從古柱以今文節用以

解之楊氏往往如此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未有也字

禮裕民以政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彼裕民故多餘於力作故多

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田肥以易則出實百

倍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

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以言多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

子憂不足先謙案羣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

而且富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名實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

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田瘠以

穢則出實不半不得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

節用之謝本從盧校節作而盧文弔曰元刻作無禮節用之

王念孫曰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



用之講研影隨翻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  
正作以無禮節用之紹錢林剛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則必

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譎發人罪也譎音嬌○王念

孫曰糾收也譎讀爲撝縮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信二十四  
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撝撝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

取物之上謂之撝撝淮南要略覽於撝撝南注云撝撝取此無它  
也卽上文之奸取侵奪也楊注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

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  
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

不足也○盧文弨曰宋正文并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  
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

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稱尺證反○盧文弨曰舊本不提

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行今案當分段先謙案上言裕民

以政下結云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故天子袞衣冕袞與袞同

書龍於衣謂之袞朱袞以諸侯玄袞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

朱爲質也衣冕猶服冕也服自袞冕而下如王  
也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袞冕而下如王

荀子卷第六

三

下亦服焉驚冕絺冕皆冕也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素

絺冕皆冕也辟冕其腰中故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

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量地而立

國謂若王制天子之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度人

力而授事謂若一夫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

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稌用養生送死之類出出財也入入

覆蓋不乏絕也○王念孫曰爾雅曰弁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  
頌執競傳曰奮同也弁奄掩揜並通出入相同謂不使出數多

於入數也楊訓必時臧餘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臧之故

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  
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爲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微幸之

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也惰游而食謂之幸生



夫眾也。罕與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也。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困窮故無分

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而人君者所以管

分之樞要也。樞戶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

之安之貴之。三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

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故使或美或惡

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

○王念孫曰。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劬勞。美與惡對。厚與薄對。

佚樂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勞止。又有兩或字。卽涉上文而行。據

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非特以爲淫泰夸麗

本。作或佚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唯使人瞻望自爲夸大之聲

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爲此上事不

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

違其志也。○俞樾曰。聲字衍文。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

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

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先謙案此言先王將欲施仁於天

下。必先有分割等異。乃可以明其無所施矣。楊注非故爲之雕琢

無分割等異。則無文不順。卽仁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

刻鏤鏤黻文章。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

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

非以此爲觀美也。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

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

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也。外謂峻宇雕牆之類也。詩曰

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臺臺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

質也。臺臺勸勉之貌。言雕琢爲文章。又以金玉爲質。勉力爲善。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

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非特

荀子卷第六



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先謙案王天下王宇無義此自

爲一字之誤也儒效王制王霸君道強國諸篇屢言一天下非

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語意正與此

同尤其明證治萬變材萬物材與裁同先謙案非十二子儒

疑當爲財羣書治要義推之兼利是也利制形近而譌王霸篇云國者天下

之制利用也揚法制衍字耳制利因相似誤衍卽其證爲莫若

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

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

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先謙案羣

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恩厚也出死

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蔽也斷丁亂反盧文弼曰正文

末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先謙案宋台州本不缺也

治要同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

荀子卷第六

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親之

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王念孫曰愉讀爲愉

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愉生也楊所見本已脫不字故誤以愉

爲歡愉之愉下文爲之出死斷亡亦脫不字王霸篇

曰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愉足正此篇之誤

楊不知愉爲古愉字反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愉薄字本作愉

從心俞聲爾雅桃愉也小雅鹿鳴傳作桃愉也周官大司徒則

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祿求趨亦與愉同辭也山有

靡音愉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亦與愉同辭也山有

篇從也愉然以愉選君愉愉經傳中愉字或作愉者皆後

人所改也此篇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若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

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

羣書治要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

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鄭

將車者有牽傍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故曰君子以德



小人以力

君子以德撫下故力者德之役也力為德所使役百姓之力

待之而後功

百姓雖有力待君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力

者功也論語曰如楊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力

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功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

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

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

德法者為有功周官臺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

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

材言修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言無為

而天下成也先謙案王說辨矣然此功字不訓成王訓功為成

則百姓之力訓為百姓之功上文小人力以力力者德之役也二

力字又豈能訓為功乎今案待之而後功者待之而後有功也

有功為功荀書自有此語王霸篇事至佚而功疆國篇不煩而

功君道篇君子篇不動而功臣道篇反然後功下文使而不功及

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

用者之功也義並與此同

之而後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

皆明

上之德化然後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

無爭奪相殺也

荀子卷弟六

六

少者以長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

古者

語引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則也見釋詞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

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

苛暴也征亦稅

也苛關市之征

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

然而已矣

不唯如有挾挈伺詐權

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

有讀為又挾挈其事挾舉其過伺

候其罪詐偽其辭顛倒反覆也靡

盡也敝敗也或曰靡讀為靡靡散也敝盡也盧文弨曰百姓

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

汗漫皆穢行

是以臣或

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

也此皆由

人主自取之

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

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先謙案羣書治要向

末有

也字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詩大雅

抑之篇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先謙案此明分與掩地表畝

掩地謂

耕田使



王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王引之曰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擦之譌說文撩理也曠雅一切經音義十四撩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撩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此經音撩地表歌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撩字俗書作撩與掩相似而誤楊云掩地謂耕田使刺少殖穀刺絕也少多糞肥田是農土相掩迂回而難通矣。

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事業長其功利

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令宰守

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曲為此言足天下之

也蓋古之為將率者其平時即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

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

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帥帥賈疏曰云因為帥帥

者若眾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選自掌之故知即為帥帥

也但在鄉為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自掌之故知即為帥帥

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為旅帥族師職注曰亦

以軍因為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即為兩司馬比長即為伍長夏

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為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即

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

令之可通揚注未達斯旨高者不早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

荀子卷第六

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豐饗之事非由人力也。王念孫曰天下

天而非人之所能為故曰是天下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

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揚曲為之說非

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

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盧文弨曰此下宋本

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王念孫曰昭昭小也天中顯昭昭

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

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益為量考工記曰益實

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日待然後瓜桃李一本數以益鼓鼓謂數度以益量之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益有此果實。盧文弨曰注以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葷辛菜也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



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郝懿行曰葷菜亦蔬耳必別言之者土相見禮夜侍坐問衣膳葷葷退可也。鄭注葷辛物蔥薤之屬食之以止臥玉藻膳於君有葷桃。然注云葷薑及辛菜也然則葷菜先於百蔬固有說矣。然後

六畜禽獸一而刺車刺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鼃鼃魚鼃鱗鱣以時別一而

成羣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天其生。然後飛鳥鳧

雁若烟海遠望如烟之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蟻蝻蝻

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可以相食

陰而藏之蟲也。盧文弨曰注蝻字誤疑本是蝶字

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

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先謙案宋台州本有衣

去聲三字各本無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

也先謙案此二句與上文同荷反復申重以明墨之非以文

也義求之不足上不當有有餘二字此緣上文兩有餘而誤衍

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

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

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先謙案不免

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者言其實如此也正論篇云然則以湯武為試

墮之耳正與此文反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諸侯將蹙然

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若

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薄

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願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

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是賞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

勤其死也薄其道也大轍郭云敵無潤也義與瘠同敵苦角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

人徒省官職省所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

治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虛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上下縣隔故得以法臨馭若

賞罰不行賞字衍今刪文弨曰舊本文俱作則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

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

荀子卷第六



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

先謙案上言賢不肖則此能不能就一人所短長言之解蔽篇云材官萬物注官謂不失其任又云則萬物官矣注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官字義亦同注似未晰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

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為焚

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焚燒然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噉菽飲水惡能足之

乎噉與噉同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先謙案此句文義自在若燒

若焦下倒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節

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強

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

以塞其耳必將銅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銅與彫同必將芻豢

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

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

是于也故其賞行舉皆是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盧文弨曰正文

是于舊本俱作于是反將注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

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

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

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絕也渾戶

本反汭汭如河海汭讀為滂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

不時焚燒無所滅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

下大而富使而功大讀為泰優泰也使謂為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謝本從盧校作使有功對台拱曰使有功當作使而功形近而譌也王念孫曰宋呂錢龔本竝作使而功元刻作使有功虛從元刻非劉說是也王霸篇守上約而詳事至俟而功是其證疆國篇亦云俟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俟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



功而誤先謙案劉王謂有當爲而是也改使爲快非也大而富承上萬篇得宜言使則功難使承上賞尤爲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字正論篇易使則功難使承上賞尤爲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勞苦頓萃言墨道如此非佚字對文也今從宋本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琯琯降福穰穰降福改正

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琯

琯皆聲和貌穰穰眾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

○盧文弨曰管磬琯琯元刻作磬筦將案說文作管磬筦遵今從宋本又注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

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故墨術誠行則

天下尙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則非鬪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

必寡雖尙儉而民彌貧物不能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

贍雖以鬪爲非而日日爭競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

非樂而日不和說文云頓頓猶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愀然變動貌也。王念孫曰頓如困頓之頓管子版法篇頓卒怠倦以辱

頓萃竝與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惜莫懲嗟此之

荀子卷第六

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瘥病也

垂事養民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就於民而養之謂施小惠也。盧文弨曰宋本連上條今案當分段俞樾曰

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媵誼也垂之爲委猶媵之爲誼也爾雅釋

言誼誼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誼秦人曰誼是誼誼疊韻二字義

同垂之與委猶誼之與誼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

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垂事養譽不可句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垂

事者即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即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

恬失民也然則垂事拊循之喤喤之拊與撫同拊循慰悅之佳

反喤與詭同。郝懿行曰循與循同拊循者謂撫摩矜憐之也

喤喤者玉篇廣韻云小兒語也上於佳切下烏侯切二字雙

聲蓋爲小兒語聲慈愛之也史記韓信傳說冬日則爲之餽粥

項王言語喤喤其意正同喤喤即喤反也。郝懿行曰說文麩麥

夏日則與之瓜麩甘齋也急就篇甘麩殊美奏諸君是則夏日

進麩古人珍之今登萊人煮大麥粥云食之止渴以儉取少頃

又祛暑必大麥者小麥性熱大麥味甘又性涼也

之譽焉是儉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



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爲治儻然要時務民儻然

盡人力貌說文云儻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強

民也儻子勞反要一饒反。郝懿行曰儻與音近義同其訓

皆爲終也此言勞役不恤民力經始即欲要終儻時亟也先謙

案二說皆非也文選魏都賦儻響起遂魯靈光殿賦進事長功

儻然即儻然也廣雅釋詁儻聲也儻然猶儻然也進事長功

注引卑蒼云嘈嘈眾聲也儻然猶嘈嘈紛雜之意進事長功

益上之輕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事進矣而百

姓疾之事雖長進是又不可儻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爲此

不可二字衍文上言是姦治者也此言是又儻偏者也二語相

應儻偏上不得有不可字明矣此緣下文兩不可字而誤重據

楊注所見本已從壞墮落相配爲文作徒者徒之譌耳今從元刻故垂事

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先謙案言

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暵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爲蘊

暑也或曰宛當爲與篆文宛字與與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

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事成功立上下俱富同古字通用詩云何

神不富富卽福也此文不爲富言故知爲福上云夏不宛暵而

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此正上下俱受其福之意而

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

而儻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明察也。

古字通用荀書辨多同辨辯宜訓治楊氏不明假借之義每以

辨別爲訓往往失之此辨又爲偏之假借當訓周備而云明察

其失甚矣王霸篇治辨之辨又與辨同王念孫曰辨讀爲平

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爲辨章平秩之爲辨秩是也說文

辨爲明察則與均異義矣先謙案王說是故君國長民者欲趨

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

荀子卷第六



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已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  
音類解佳買反說讀爲悅。王念孫曰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  
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對文俞樾曰累解與和調皆二字  
平列訓爲嬰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  
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  
書有繁簡耳蟹螺到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  
螺汚邪對文則蟹螺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調和累

解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雖欲無明達  
行之也嚮讀爲響或曰三德卽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  
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

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  
急也。盧文昭曰元刻作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  
注則宋本爲是今從之。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

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屬之  
作厲者是也厲勉也羣書治要作勤勵勵卽厲之俗書則本作  
厲明矣厲與屬字相似而誤之韓子以立廉恥者所限下也不  
曲爲之說非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其類謂賞

荀子卷第六

士

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爲險險謂微幸免罪苟且求賞也。先  
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羣書治要儉作險與楊注合一  
作壹與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尙賢使能以次  
下同。先謙案晉語韋注次行。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時

列也次之謂使之就列。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潢然兼覆  
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潢然兼覆  
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混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先謙案

篇引作武夫潢潢是潢卽洗借字說文洗武夫洗洗盛鐵論繇役  
水涌光也水大則涌而有光故以爲比。若是故姦邪不作盜  
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其

塞固其政令一其所充塞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故曰上一則下  
一矣上二則下二矣先謙案羣書治辟之若草木枝葉必類

本此之謂也辟讀爲譬

由古草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



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王念孫曰取天下矣保社稷也危國家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文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也見賢遍反其候

微支繆候斥候微巡也支繆支其竟關之政盡察察極察言無

不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郭嵩燾曰

苛細知此之為亂可與言治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

矣先謙案郭說是楊注淺陋露謂無城郭牆垣王貪財民貧力不足故露也○盧文弨曰

已露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楊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郭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露曰田荒

室露齊策曰百姓罷而城郭露並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

荀子卷第六

三

管子作罷露下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

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閻主已使嬖左右小臣寵幸

信者不願慤也主者也信者不慤所親

問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

也須孰盡察也孰精孰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

孰極察然後行言不簡易急於貪利者也○俞樾曰俗當為屬

聳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

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

禮論篇曰非順執俗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就連文是

其禮順與須形其禮義節奏也芒軻侵楛是辱國已謂行禮義

近而誤楊注非其禮義節奏也芒軻侵楛是辱國已謂行禮義

之節文芒昧也或讀為荒言不習孰也軻柔也亦愈其耕者樂

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

已安難不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

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



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

不汲汲於貨財也

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

是榮國已

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盧文弼曰案爾雅釋言凌慄也郭云凌慄戰慄釋文云

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郝懿行曰陵懷雙聲懷慄敬懼之貌與謹義近文選甘泉賦注引服虔曰凌懷恐慄也然則凌兢陵謹亦雙聲字義皆可通釋凌慄也釋文引碑蒼云

凌慄也然凌蓋凌之或體字凌陵又皆假借字耳經典引碑蒼云無正文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為假借斯不惑矣楊注望

文生訓以陵為侵陵則諺矣先謙案王氏念孫云陵嚴密也說節致士篇節奏下注解為禮之節文是也樂論篇云比物以樂

節節奏合以成文禮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

義節奏亦同此義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

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

躁暴急之人也。王引之曰躁讀為剽剽謂狡猾也方言曰剽搶也秦晉之閒曰搶楚謂之剽剽與躁古字通

商子懇令篇曰妄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致比而

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汙與脩相反悍與慤相

荀子卷第六

南

反躁與慤相反是躁為狡猾之義非暴急之義也

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徵驗言其上

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

則兵弱漸進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帥同上好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謝本從

盧校作上好攻取功虛文弼曰元刻無攻取二字王念孫曰案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

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已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即功字之誤

又衍一取字先謙案王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夫眾則國貧

說是今從諸本改正所謂三百赤帶盧文弼曰元刻作赤帶古通用工商眾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

國貧不為限量則物耗費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與是故田野縣

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窳窳害也掘地藏穀也穀

藏曰倉米藏曰廩窳匹教反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

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敘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



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日財錢布龜貝日貨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

而時斟酌焉謂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漢然使天下必有餘

而上不憂不足先謙案此文上下對舉下上下俱富亦以上下對文則下文不應有天下當為夫字之

誤也荀書夫俱訓彼此篇迭見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

貫下言之故云彼下後人習見天下以夫下為誤而改之而於

文義未詳審也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

言上下不相隱。郝懿行曰此富字用本義藏當作臧古藏字

也先謙案上文兩言無所藏之楊注以言多之極也得荀子文

意此文兼言上不憂不足故云交無所藏之意與上同注云上下不相隱非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

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郝

懿行曰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

既千里日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

旱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

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蹙蹙傾也伐其本竭

其源而并之其末顧千里曰末下疑脫蹙之其流四字承上

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

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

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王念孫曰持載也中庸曰

辟如地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見下先

謙案夫是之謂至貪與上句意不貫且如上文所云其為至貪

甚明無煩贅文貪疑為貧此言觀國之貪富有徵伐本竭源覆

亡立見故雖倉廩實府庫滿而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

荀子卷第六

也皆以貪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

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

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疆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仁人

事也為于偽反。盧文弼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川爲也下孟反 伉隆高伉舉也舉崇高遠

日案楊說伉字之義非是伉者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日頤傳曰亢窮也下書宣三年左傳可以

亢寵杜注曰亢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伉字異而

義同杜注九年穀梁傳仇詒孫文作陣仇詒孫文作陣仇詒孫文

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暴文理也篇王制

篇曰致隆高恭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爲恭極文理紉條也謂編

文理皆其證矣 致忠信期文理謂其有條貫也紉條也謂編

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麻爲之纊繩

之屨也或讀爲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言名過王公也 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

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 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伐有道 祇成惡

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 名故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械用說見王制篇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縣軍於遠也極戰若戰也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其境內屯聚則保固視其可進謂

可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爲句保安也言境內

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午綱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觸人之軍

軍取其將若撥麩也俞樾曰王氏謂可字衍文視字常屬下讀

然疆國篇亦有視可司開之文舊說恐未可 午其軍取其將若

改先謙案見可而進文義自明俞說恐未可 午其軍取其將若

撥麩午讀爲迂遇也周禮邊人職云胡事之邊其實麩黃鄭云

之牙藥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麩如以手撥麩也麩音豐○

盧文弨曰此本鄭康成周禮邊人注彼種字作種此注宋本元

刻俱作種種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耳那懿

行日午者逆也彼來而此逆之取其將若撥麩者熬麥耳那懿

邊人注熬乾煎也今謂之燭蓋麥乾煎則質輕脆故撥去之甚

易荀義當然邊人注又云今河間以北煮種煎麥賣之名曰

逢逢當音逢今江南人蒸稷米曝乾燭之呼米蓬與鄭義合知

引先鄭於義已足而并蔓引後鄭又改其日蓬者與先鄭義注既

鄭之說麩麥之牙藥也二鄭皆無此義楊氏不知而妄測之皆

耶書燕說耳俞樾曰古義每存乎聲麩既音豐即可讀爲豐尙

書顧命篇敷坐豐席故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苻離然

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

則豐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也字本宜作

荀子卷第六



豐從麥旁作粦乃古文段借  
字揚泥本字爲說故失之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

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  
俞越曰藥當讀爲藥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

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周段字韓用正  
字耳藥傷即療傷也楊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用

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  
與我爲仇敵爲

于僞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  
慎讀曰順脩小事大弼事

反國也。郝懿行曰慎即謹也謂謹持此義注每禮節將甚文珪  
讀慎爲順今亦不能悉正讀者以類求之可也

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  
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

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  
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

後人雅俗相儷則謂嫻雅史記司馬相如雍容嫻雅  
是也苟書雅字多對鄙野而言此云雅文即文雅耳彼苟有人

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  
王引之曰忿之當

則爲名者不攻也則爲利者不攻也  
作爲忿誘好上文云

否爲忿者否皆其證今本爲忿作忿之者涉上文誰能忿之而

荀子卷第六

誤則言不辯忿之  
之謂又言忿之則  
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  
否不攻也則

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  
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爲箕箕翼二十

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  
顧鄭云期要也願養也。盧文弨曰盤石即磐石旗翼以其行

度之多天官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  
善亦有旗星

起而治之  
或曰被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

兼人  
不唯持其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此之謂也  
曹風尸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  
論守國難易之法也。盧文弨事強暴之國難使

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

則約定而畔無日  
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

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狀  
十黍之重爲銖八兩爲鎰此謂以地

賂強國割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



之獸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疆垂以賂之也。盧文弼曰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銖訂之則當爲權十二分黍之重也。揚云十黍之重爲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爲鎰。鎰又用禮記備行鄭注與說文六銖異。王引之曰八兩爲鎰。鎰重相遠不得事稱古入言鎰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制國之鎰。鎰以事稱古入言鎰者曰鎰。倍鎰曰銖。與鄭注八兩曰鎰相逆。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鎰。鎰之礎。諸注曰六銖曰鎰。八銖曰銖。誦諫鵬。誦諫。鵬。說文亦曰鎰。六銖曰鎰。八銖曰銖。一切經音義之少引風俗通曰銖六兩。皆以鎰銖。茲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鎰爲正。訓鄭楊。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王念孫曰韓皆以八兩爲鎰失之。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於義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也。先謙案注單盡也三字當爲長。在上文則貨實雖左竟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單而交不結下。雖左竟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負戴黃金而

荀子卷第六

以免也。

逢蒙古之善射者諱與屈同要讀爲腰。撓曲也。臚曲脚也。君復反。盧當爲臚。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撓臚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盧文弼曰逢蒙視疑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籠蒙目視語君盧臚。疑有說字。洪頤煊曰逢疑作蓬。下當脫髮字。郝懿行曰逢蒙臚韻字也。此等語言古來或無正字。往往但取其聲。王念孫曰逢蒙

視微視也。淮南本作籠蒙。目曰臚。視也。今本衍視字。辨見修務篇。又賈子勸學篇有風室視。貌。麟作風。蓬聲相近。岳蒙聲相近。淮南謂之籠蒙。皆微視之貌。書曰拱曰君。盧屋妾君疑作若言詘。要撓臚若盧屋之妾也。漢書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盧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爲盧。因呼爲盧兒。先謙案逢蒙視王說是詘。要撓臚楊說是君盧屋妾。劉說是故非有

一人之道也。

謂力不能齊一國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

多拜請以畏事之也。王引之曰揚說非也。繁讀爲敏。讀杖。敏

謂使佞也。臣道篇云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

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取



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爲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  
王念孫曰呂本以下有爲字乃涉注文而衍盧本亦沿其誤錢  
本無爲字是也道由也言此事人之術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  
君不由也楊注失之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錢本  
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  
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也謂上下皆有禮也 百事齊於官 百事皆  
有法度 眾庶齊於下 均平  
故民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 效極也極願來附也。王念  
孫曰外傳作遠者願至亦於  
義爲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 名聲如日暴  
火炙炎赫也 威強  
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 先謙案宋  
台州本作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  
之是猶烏獲與焦僂搏也 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  
僂短人長三尺者搏鬪也 故曰事  
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

九

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長辭與對與兼與對也 兼與對人則三又兼與對出 故曰事

以兵爲之耕穡也 穡本音秋 謂說暴之國莫不趨對誓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 名聲如日暴

火炙炎赫也 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

之是猶烏獲與焦僂搏也 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

僂短人長三尺者搏鬪也 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

本不以不音蓋字代起至文而稱爲本亦其



荀子卷第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王先謙集解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

人主者天下之利執

也

利者之最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

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

先謙案兩也字羣書治要並作矣

有之不如無之

無國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

暴謂窮極之時也。盧文昭曰正文及其暴也。上元刻

有有也二齊湣宋獻是也

湣與閔同齊湣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

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

臣子各私為諡故與此不同 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

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

必將以道守之。先謙案廣雅釋詁將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

荀子卷第七

注增文以釋之義轉迂曲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

明主之所謹擇也

所宜謹慎擇之

仁人之所務白也

白也明也挈國以呼禮

義而無以害之

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

也。盧文昭曰正文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

挈國上元刻有故字

也 挈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

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

然如石之固也。盧文昭曰正文 揲元玉刻從木注石此法改揲

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法改揲

從落而訓為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

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揲明矣

郝懿行曰揲本作揲此蓋借為礫字礫者小石也楊注揲讀為

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堅確之貌故云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之

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之固此說得之

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

○盧文昭曰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 之所以為

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

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



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

不義之意也一日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郝懿行曰極與丞極並同極丞皆敏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出入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為丞也此極然猶云丞丞然耳王引之曰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入不曉義然而安加之也後人下

梓滋加之猶其也覲詠及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主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

主字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棊定也

義當為基本也言以棊明楊注棊亦當為基案棊亦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

台拱曰此棊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文國一極謂義後極謂

信也俱見上文

棊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

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

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反

下孟

著之言語

以義著於言語謂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

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先謙案注以義謝

荀子卷第七

本作以善據

宋台州本正

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

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龔然終始猶一也

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龔無間隙終始如一也。王念孫曰龔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

竝云龔合也故曰龔然終始猶一楊以龔為相掩龔未確

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

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先謙案部是部之消字

易豐其部虞注部蔽也易略例大閭謂之部先部而後發其光愈大其聲愈

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

齊當為濟以遠故曰部發

於義一朝而名聲

湯以亳武王以鄘皆百里之地也

亳湯國都鄘與鎬同

明白湯武是也

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

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

非有它故但取濟於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

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

然而天下之理



略奏矣

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郝懿行曰奏訓進也。此奏疑與湊同湊會聚也楊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為湊廣雅湊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湊奏古刑賞已諾信

乎天下矣

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肯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約不欺也皆知其可與要。政令已陳雖覲利敗

不欺其民

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約結已定雖覲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赦魯衛不遂滅之為已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

一暴明與國信之

暴亦當為基也。郭嵩燾曰暴當為期之借字所期約明白無欺。雖在僻陋

之國威動天下

伯讀曰霸又如字為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為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致隆高也。禹湯之極崇高也。非暴

文理也

言雖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言雖未能備行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審勞佚。審以俟待。謹畜積。嚴

致霸也

鄉方略不在用仁義也。荀子卷第七

畜積不脩戰備

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麟然上下相向之貌。麟。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

威動天下

疆殆中國。其疆能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

霸也

雖未能濟義略取信。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而行之故能致霸也。一國之人以呼召功

利言所務唯功利也

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先功役使利貪求之也。謙案羣書治要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外

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

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內不脩正其所自有。然常欲人之有。啖啖然常欲人之有。則此文然上下亦當有啖啖二字而今本脫之。顧千里曰內字疑不當有涉上亦

心待其上矣

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如是則敵



國輕之不得人心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暴之而

亡其極者齊閔僻公是也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辟公使然故同

也言之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

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僻

公不脩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魏共攻秦至函谷軍馬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三

楚於重王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誦秦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北足以

敗燕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死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

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

之若擊枯也言當權謀彊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

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

鯨鯢而封之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它故焉唯

荀子卷第七

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

所以務白也盧文弼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

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

致其申重丁盧之意似宋本為長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

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

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謝本從盧校作

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葳則塞

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先謙

案王說是今從錢本刪之字虞王本亦無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葳則塞

不善為擇道路而導達之葳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王念孫

曰道之行之也故下文云塗葳則塞下文何法之擇及盧王昭

之法云云竝與此道字同危塞則亡所以為之善擇王案此注

義楊皆訓為導達失之有脫誤似當云所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蒞土然後

立城郭之謂也。郭嵩燾曰周禮溝封畿封鄭注皆訓為何法

界言非徒畫分疆界君其國而子其民遂可以立國也



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遠之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

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

亡道王者之法云云是答辭下文兩設問答之辭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先謙案則亦王則亦霸則亦

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密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謹擇也而仁人之

立不以積久之法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密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

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盧文昭曰案畝田墨子作圃田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卽坦明之證正本作憚字無疑而谷開本兩憚疑憚字俱作坦明非也今並改正郝懿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憚疑憚字之形譌毛詩檀車憚憚傳云憚憚敝貌與此義合敝

荀子卷第七

正對新而言此言國與世俱新雖或憚憚敝壞而非變也但改玉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有厭焉完固至於千歲者苟義當然王占玉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字也厭焉合一之貌先謙案郝說是改王改行也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文昭曰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三字形近易訛王念孫曰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

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爲驢禮記曰君子之人謂今日之生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後厭然繫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王念孫曰故字亦涉上文而衍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先謙案厭焉猶安然也說見儒效篇羣書治要固作國是

也一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安然有千歲之國語意緊對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謂使百

可信之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千

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

士爲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千



持則能持國也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

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

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

國者必不可以獨也若不可獨治也然則疆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

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

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

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

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

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郵親疏不郵貴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

郵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

荀子卷第七

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

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先謙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

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內任豎貂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也齊桓外任管仲

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

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

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謝本從盧校作正錯之

盧文弼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

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駁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

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

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為影鈔本所誤構詩云如霜

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其義今不可知玩荀子之意方



說禮所以正國而卽引詩又申之云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  
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徧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爲禮則禮  
存而國存不爲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  
斷上二句爲逸詩則語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譏曰將將王  
氏念孫引周頌執競傳將將集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此之謂也  
也此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爲禮也○盧文弼曰正文不爲下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  
攷所引有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  
不以爲逸詩詩攷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

○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

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先謙案顧說是

言人君國危始憂安時惟逐樂深歎之

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

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

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盧文弼曰正文由字從宋本

與猶同俞樾曰恬當作姑字之誤也爾雅釋言覩姑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竝曰人面姑然也是姑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遙有覩面目毛傳曰覩姑也鄭箋曰姑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始無耳目猶言姑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姑因誤姑爲恬

荀子卷第七

七

楊注卽訓爲安然失之矣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

臭心欲綦佚

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甚傳寫誤耳佚安樂也○先謙案虞王本

注甚

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

富厚治辨

道也

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

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

有讀爲又辨分別事○郝懿行曰辨古辨字辨謂備具也下云

莫不分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辨爲辨楊云辨分別事有讀爲又並非苟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若

是則恬愉無患難矣

○盧文弼曰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

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

者○先謙案羣書治

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

後百樂得其中

得於治國之中樂竝音洛

閭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

○王念孫

曰呂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竝作荒盧從呂本案逸周書諡法篇曰好樂怠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



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  
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  
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者謙案閻君下羣亦有故憂患不可勝  
書治要有者字引上文明君者例之此亦當有故憂患不可勝  
校也計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

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

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爲嗚呼若言如故治國有

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積日

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台拱

孫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薄書之類王念

孫曰曲列之與貫日相對爲古字通謂曲小辨也君道篇作一日

而曲辨之躔體相辨與別古字通謂曲小辨也君道篇作一日

辨則列爲別之譌也王逸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

正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

既使百吏官人爲之則不足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

吏莫不循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循道止於

方爲務不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若是則一天

下名配堯禹王引之曰一天下在下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

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任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

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錢本是也王念孫曰錢本人作之元刻世

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

案王說是今從錢本改作之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

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

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

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業耕稼也耕稼窮窮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



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曰有餘言兼聽之曰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

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無交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

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日而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虛文昭曰虞王合校實反。本謂天下謂天子一國謂諸侯也。

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耗謂精神竭。頓謂精神竭。如是一則雖滅

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滅獲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間罵奴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滅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

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藁執業權執事業也。虛文昭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

王念孫曰勢者位也類例權職隨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爲權勢失之賊。是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

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先謙案楊解縣天下非也說見王制疆國篇。爲之者役夫

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

荀子卷第七

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也。先謙案施

牙之士施與此義同楊訓施爲布而增職事二字以成其傳曰

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王分事而勸禮法之大分也。共十

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士大夫分職而聽政治建

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摠領也。議其所摠之政

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則天子共已而已共讀爲恭或讀爲

於內是摠方而議之也先謙案羣書治要而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已而止矣證

之此亦當作共已而止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改止

字虞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奪出若

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

事或曰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

若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



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

其土地來而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彼其人苟

從我之謂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

人有土也壹當爲一謂齊一也此文上作壹故百里之地其等

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

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

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

而好利之人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

盡無有是此外矣具謂俱爲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竭盡也有

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執盡於此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

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

荀子卷第七

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欺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

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

羿蠡門者善服射者也蠡門卽蠡蒙學射於羿羿蠡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蠡音遂

策傳亦作蠡門音逢迎之逢亦讀爲鼉鼓逢逢也盧文弨曰案史鼉

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逢

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逢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蠡門七書或

作逢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鼉策傳作蠡門漢藝文志

作逢門逢卽蠡字之省古讀蠡逢同音故逢蒙之逢亦讀如逢

廣韻逢紐有蜂云又音峯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者亦讀如逢

之本義事也用也屈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字伯

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

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

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

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



君子矣

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制之者也。盧文弨曰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疆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辯

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為言王念孫曰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先謙案

謝本從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其川知甚簡用智慮至少也其為事不得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

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棊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

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

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

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盧文弨曰案正文

物字元文弨曰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書泰誓釋

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榭與榭文云臺榭本又作榭郝懿行曰榭榭古今字也春秋宣十六年

成周宣謝左公羊俱作榭榭榭文云本或作榭今經傳皆改謝為榭矣唯釋文及此書猶存榭字園囿甚廣

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

荀子卷第七

十一

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官人失

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

法度。王念孫曰楊分侈離為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侈離也說文曰侈離別也作侈者借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僖四年傳於是侈然外齊侯也邵氏晉

涵云侈然離散之貌侈侈同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

下之人應之如景嚮盧文弨曰景俗作影嚮宋本作響古通用是又人情之所同

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

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

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閒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

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鞏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鞏牢未詳

鞏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



或曰畢讀如以薊荼蓼之薊牢與漢書臣頌諫金之鞅義同皆  
料理幹運之意也。盧文弨曰案後漢書馬融傳皋率陵山章  
懷注云皋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皋率皋俗作皋亦轉為畢。郝懿  
行曰案干祿字書畢俗皋字蓋皋俗作皋譌轉為畢又復加頭  
作畢以別於畢此正如漢成皋印文作白下八人下羊又作冊  
下羊展轉增譌卽此類也。皋率傳山章懷注引此卽作皋率  
皆是已然攻鞏字由來已久。曹大家言皋率佐禹顏氏家訓皋分  
澤片蓋此俗字起於六朝以前。正朱育所稱近鄙別字者也。皋  
與宰音義異而古書亦通用。故此皋率楊注引新序鮪本作宰  
牢又列子望其曠宰如此書人略篇作皋如人苟不狂惑躄陋  
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竝肩而存能建是之士  
不世絕。先謙案不世絕者不絕於世也。君道篇千歲而不合  
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  
職而妬賢是其所由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人主胡不  
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曠誠能實能也。王念

荀子卷第七

士

孫曰偏當爲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蚋難纏蟻饑。論說。詰論  
以。論。賦。論。字。論。賦。論。言。不。卹。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  
如此云不卹是非不。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念孫  
論曲直是其證。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念孫  
曰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業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正相反多一  
職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  
先謙案羣書治要後下有矣字。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還  
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爲復矣之。功壹天下名配  
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盧文弨曰嗚呼君人者  
亦可以察若言矣。此之言也。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踴步而  
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拔子。弟子  
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於墨己不拔一毛以  
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  
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踴。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  
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也。郝懿行曰下一夫字疑當作末形。缺而鴛末者無也。言無  
有覺知而哀哭之者。劉台拱曰覺跌千里言至千義離婁下告  
差注似非。顧千里曰覺疑當讀爲較音。枝孟子音義離婁下告



子。上盡心。丁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樞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兩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塗過。舉第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覺亦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為義。非。俞樾曰。覺當為舉。王篇引聲類曰。舉。誤也。廣雅釋詁。同。舉。訓。誤。正。與。楊。注。跌。調。善。其。篇。引。聲。類。曰。舉。誤。也。過。舉。踟。步。而。其。舉。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喪。誤。為。覺。而。義。不。可。明。矣。先。謙。案。衢。塗。過。舉。踟。步。即。覺。其。跌。至。千。里。喻。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應。不。當。改。字。下。夫。守。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此。謂。味。誠。能。之。士。也。不。求。則。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不。知。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日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

荀子卷第七

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專偏行上專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上偏反是王念孫曰尋釋文義並行下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文爾而國而衍又云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上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謂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一而王下一而亡也。先謙案上一下一與上上偏下偏相對為文下云四者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本其治法作其治案上文治法與亂法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謙案王說是今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盧文弨曰甲兵宋本作用兵今從元刻先謙案宋台州本作甲兵故湯以亳武王以鄘鄘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



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祭紂卽序於

有天下之執索爲匹夫而不可得也卽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爲天子也

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爲厚字之誤也雖請辦辦雖請辦辦雖請辦辦

尼篇曰祭紂厚於有天下之勢雖厚會不得以匹夫老嫗其身也仲

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祭紂是也皆其證楊望文

生義而曲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

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

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

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

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

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爲隆正也然

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

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盧文弨曰

念孫曰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

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

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爲衍文明矣然後農分

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

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先謙案以上

文證之當爲共己各本作其己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

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疏已解上也若

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稱於用稱尺諱反。郝懿行曰

荀書多言貫日貫者穿也日以爲事如聯絲貫穿此日也俞樾曰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詳平字疑亦當作詳蓋假羊爲詳又誤羊爲平耳楊注非

荀子卷第七







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暴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爲也舍是任賢

之事何足爲之言其餘者不足爲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

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

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爲又下愚者

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事者也事類

則狂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

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

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

上是治國之徵也聞讀爲閑辟讀爲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謝本從盧校作以禮化其上王念孫曰元刻無禮字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見聞規上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

荀子卷第七

去

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札形與化相似化誤爲札後人因改爲禮禮備體備體備體禮與化相似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

正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

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

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

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過

猶不及也王念孫曰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猶不及也今依

刻增過字王說從元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

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辟惑

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一任

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



力不及 故荒也 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

盛者也 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 相者論列百官之長

要百事之聽 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 以飾朝廷臣下百

吏之分 脩飾使各當分 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

當則可不當則廢 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 故

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索求也休息也

用國者 盧文昭曰用各本周宋本元刻並作用 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

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

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 先謙案

虞王本 循作修 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

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 賞當為尚

荀子卷第七

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

長之如保赤子 潢與混同大水貌也先謙案演然解在富國篇 生民則致寬 生民謂活民謂

也 衣食 使民則暴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

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 王念孫曰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後人所加也下

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又云之

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

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疆國篇云

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

人眾也謂下之眾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眾百姓也師象傳曰師眾也爾雅曰師人

也郭注曰謂人眾是人與眾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眾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柴普

曰人無諱鄭注曰人謂軍之士眾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



呵者漢書人作  
眾皆其證也  
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

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  
不愉不字剩耳。郝懿行曰按富國篇

字剩但言不愉或心旁易為淆譌故地理志慎陽乃滇陽也

準是而言不愉或非也形讀為  
先謙案楊郝二說並非也愉讀為  
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

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  
突陵觸權謀傾覆以示之  
盜竊也俳優侏儒婦

女之請謁以悖之  
俳優倡優侏儒短人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

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暴勞苦  
先謙案羣書是故百姓賤之

如佞惡之如鬼  
字書無佞字蓋當為疴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

佞當作禮與鬼相韻注引新序本為賤之如也  
郝懿行曰按

楊云佞當為疴似不如依新序作禮為長疴形近佞疴形略亦

近相  
日欲司閒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  
司閒伺其開隙投藉也卒

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  
論說

荀子卷第七

夫

之中無以此事為  
得也卒于忽反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

此之謂也  
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入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

其與入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則無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尙民而威  
尙上也使小人在以非所取

於民而巧  
若邱甲田賦之類也。俞樾曰按非所猶非時也文

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

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為之名也

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謝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

傷國  
厭足也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  
啖

并吞之貌。盧文弨曰案循正本卷前作脩正似脩字是郝懿

行曰案啖者嚙啖也啖啖欲食之貌上云不脩正其所以有然

常欲人之有此作循正循脩古字通也王引之曰啖啖猶欲欲

也說文欲欲得也讀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

欲人之有楊云啖啖并吞之貌則誤讀為啖食之啖矣先謙案

王氏雜志云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今本



脫然字據上文補據此王所見本正作政苛書正政通用也  
啖啖啖啖下應有然字王說是啖啖爲欲食貌義自可通不必  
如王說讀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  
事任也謂斷決 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

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王念孫曰故亦詐也晉語多爲之  
故以變其志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  
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爲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  
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曰  
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篇曰以故取智故曲巧僞詐故皆  
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分詐故爲二義  
失之 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之不隆禮義爲成俗。謝本從盧校無於字王念孫曰呂錢本  
成俗下皆有於字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  
好傾覆也十五字爲一句下文云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  
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  
失其句矣先謙案王增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眾庶百姓亦從  
說今依呂錢本增

荀子卷第七

九

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

地雖廣權必輕人雖眾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

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郝懿行

曰按辨古辯字先謙案虞王本作辯下同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

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盧文弨曰敬節元刻字通說敬與節也。禮而節節謂以節操爲務也。曲禮曰士

死制務節與死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死制是其證今本

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

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

也質律質劑也禁止而不偏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

也質律質劑也禁止而不偏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

也質律質劑也禁止而不偏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

也質律質劑也禁止而不偏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



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

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偈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

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

涂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民足食

彼佻亦與此同也盧文昭曰案所引晏子見稷上篇作故上

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又云注當云佻與窳同案爾雅云窳

肆也古書窳字皆訓窳肆不當作窳俞樾曰巧任與期日對文

楊注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

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

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楛矣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

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

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王念孫曰案楊

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如是也黻諷言如是而

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

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

荀子卷第七

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

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資旅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

安而貨財通是其證黻王制篇使資旅

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

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

以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



荀子卷第八○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王先謙集解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

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

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先謙案類例也荀

書多法類並舉說詳大畧篇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

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

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

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先謙案

荀子卷第八

執位也說見儒效篇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

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

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

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

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者所以為公也○郝懿行曰探籌剗竹為書令人探取蓋

如今之掣籤投鈎未知其審古有藏弮今有拈鬮上好奇私則臣

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

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噴也○盧文弨曰斗元刻作勝案三

請黃圃御宿園出粟十五枚一勝大槩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槩即準槩噴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贖京房作頓太元饋初

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噴也皆訓情此當情實解郝懿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為長槩即斡也所



以平斗斛者教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

與以無度取於民謝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鄧字盧文弼曰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鄧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

案元刻有鄧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

上句言言利故加入鄧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噴亦相

反噴者齊也說文噴地也噴與噴通也說文噴地也噴與噴通也對噴穢地也說文噴地也噴與噴通也噴無度則不齊故與噴相反若云

乘是而後鄧則與云云竟成贅語矣虛據元刻加鄧字又訓噴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

為情皆失之呂錢本皆無鄧字先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

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

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

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

而信不待探籌投鈎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槃

荀子卷第八

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

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

安樂之矣盧文弼曰而勸上之事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

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謂厲兵刃也敵國不

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

塞謝本從盧校猶作猷王念孫曰呂錢本猷作猶徐方既來

此之謂也

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

君忠順而不懈郝懿行曰待字誤韓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蓋

古書皆然轉寫者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

敬愛而致文郝懿行曰文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



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元刻作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

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郝懿行曰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

字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

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

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郝懿行曰

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浹皆徧也荀書浹多動無不當也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虛文昭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

安也說文鞏以韋束也此亦謂敬

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曰難讀詩不難不鍊之難鞏讀方言

登拱戰栗也之登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事篇虛說皆

失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

本從虛校態作應虛文昭曰變應宋本作變態郝懿行曰變應韓詩

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改變態

爲變態而不知其謬也竝遇變態而不窮者應變故也徧也賦

翺期賦爾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

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卽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

爲變態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故君

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

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虛文昭曰修飾元刻作

修勅案節與勅勅古皆通

用勅音賚然漢已來亦卽作勅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言

君子脩飾其身而不詭於義也謹讀違也論篇詭危古字通說見

經義述聞經衣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

荀子卷第八

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虛文昭曰待

俗間本作侍先

謙案依上郝說待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

類行曰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較長其居鄉里也容而不

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

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虛文昭曰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

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



當爲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 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

者樂也樂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盧文弼曰案帝

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樂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

二句王念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

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樂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

句呂鐵林地疏既以樂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

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爲長

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

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

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

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

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謙案文義不

當有之字今依元刻刪 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

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

削不滅亡不可得也。王念孫曰元刻滅上無不字是也宋本

也職認無危削滅亡卽不危削滅亡也外傳作危削滅亡之情

不危削滅亡是其證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不字危削滅亡之情

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文弼曰元刻作是聞難

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案此文本作危

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

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字嗣兩處好補元刻亦僅存聞難

二字外傳作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

難乎是狂生者也狂蓋狂之誤經疏釋林云俞樾曰狂卽聖之

段字說文土部聖草木安生也從之在上上讀若皇狂說文作

聖本從聖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下云不胥時而

落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爲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

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狂生者不胥時而落胥須也先謙

外傳作狂生狂亦聖之段字

荀子卷第八



案謝本從盧校樂作落宋台州本作樂是也釋詁訛劉恭樂也大雅桑柔將采其劉傳劉燦樂而希也箋及已將采之時則葉燦樂而疏樂燦同字荀書有古義耳盧失校今正餘詳攷證故作樂世德堂本改落由不知古義耳盧失校今正餘詳攷證故

人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

欲修攻美國則莫若求其人。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俗

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

美皆以政與俗並言之蓋二者恆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

泛而不切矣先謙案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

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

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

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王念孫曰案三于是皆義

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

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為是于後人

因改為于是耳其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為之莫好之與獨好

之相應莫為之亦與獨為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為之不

荀子卷第八

相應又與好之相覆矣于是獨猶將為之當作是子猶將為之

吉雖好之者貧為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為之也猶上不當有獨

字蓋涉上文兩獨不為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

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王念

孫曰案衍者字此句或為結上之詞或為起下之詞大用之則天下為

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

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

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昭曰介人詩攷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為題而又釋

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為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

所一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

班治人者也。先謙案班讀曰辨儀禮士虞注古善顯設人者

文班或為辨辨治同義說詳不荷篇



也。俞樾曰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槿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御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謂設爲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量顯設猶言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訓用故設亦通訓爲用矣臨讓辭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先謙案也言得專其官事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

荀子卷第八

六

次。先謙案論當爲誦說見儒效篇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珎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俞樾曰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爲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止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是所衍也。盧文弨曰衍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謙案賦篇暴人衍矣楊注衍饒也此言重色重味皆所饒爲之有餘之意也故云財衍以明辨異下文衍及百姓同聖王



財術以明辨異。盧文昭曰財術元刻作則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

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

其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

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

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術及百

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先謙案言至道至於大形之時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

民知方。先謙案知方皆知所向纂論公察則民不疑。先謙案爾雅釋詁纂繼也纂論謂使人

相繼論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不疑也成相篇云公察善思論不亂賞克罰偷則民不怠。王

念孫曰克當為免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克免盡而眾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

也王制篇曰百克免盡而眾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也王制篇曰百克免盡而眾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也

荀子卷第八

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先謙案材以

驗技官以程能上文云量能而授官王制篇云無能不官正論篇云能不稱官即官能之義莫不治理則公

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

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

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先謙案固者不移易之謂易繫辭下傳注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

能勿易謂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

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

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願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稟與采字畧相似故慢誤為

探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

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

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聽



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盧文弼曰四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

此之謂也

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

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

徑是矣。先謙案經猶疾也便也脩身篇云莫徑由禮義與此同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

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

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

俞樾曰下文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

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臆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爲之知者慮之脩

士行之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

荀子卷第八

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先謙案羣書治要汙作汙下同雖欲

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

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王念孫曰孽猶害也下文云眾人

曰百姓莫不敬惡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爲

災害也昭十年左傳蒞利公正之士眾人之瘞也。先謙案王

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盧文弼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

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俞樾曰循乃脩字之誤元

刻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

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其證。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

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

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

禁之以等。先謙案疆國篇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

姦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之以等猶言限



之以階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

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

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惰也。盧文弨曰流

刻作惰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

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先謙案廣雅釋詁

注詘枉也言白黑分明焉可枉屈乎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

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

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

不必得之道也哉。王念孫曰案不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

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弨曰善馭下俗間本有及

荀子卷第八

欲昭顯本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字俗間本有

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速則難及道遠則

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

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

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

若羿謹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

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

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即及速致遠三

證也羣書治要及字四證也俞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

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

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

儒效篇曰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

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

加及速二字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

縣

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

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

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

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



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

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

矣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先謙案是謂用人不公故明主有私人以金

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先謙案

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國篇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楊注本當為大與此正同彼不能而主使之則

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先謙案誣能自以為能大畧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則是臣

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

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

之○郝懿行曰按偶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倖作超州作舟此作舟人太公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

姓也而被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

人行年七十有二翻然而齒墮矣○盧文弨曰翻當作齟與齟同韓詩外傳作齟郝懿行曰

按翻當依韓詩外傳四作齟說文齟無齒也蓋篆文齟與齟形近而論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

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

之故舉是子而用之○盧文弨曰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

果明○顧千里曰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

傑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兼制天下立七十

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

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

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先謙案呂覽園道篇高注隱私也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

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

荀子卷第八



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

矣。先謙案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弛易猶言弛慢齒不正曰齟齬差參差不齊而人主無由知

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

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王念孫曰呂錢本其下有中

字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齟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

脅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脫中字今依王說從宋本增然則

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眾之門

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盧文昭曰嚮與向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

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盧文昭曰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先謙案便嬖猶近

荀子卷第八

十一

習也荀書用便嬖不作邪佞解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

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

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

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為基儀禮士喪禮組

綦繫于踵鄭注曰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楊雄傳屨履綦槍以為綦外戚傅思君兮履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

喻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

德音足以填撫百姓。盧文昭曰填卽鎮字元刻作鎮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

而不必相親也。先謙案不皆和好之國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

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

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王念孫曰秩當為私字之誤也還讀為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



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映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堂與龍還上謂也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臺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私賦非說文公字解引作自營爲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塗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俞樾曰薄之言迫也倍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並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偏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斥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盧文弼曰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愿懲拘錄盧文弼曰榮辱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原懲檢束而作勅錄注謂勅與拘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勅錄義長計數織齋而無敢遺

荀子卷第八

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盧文弼曰元刻脩飭作脩飾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盧文弼曰元刻循作脩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

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

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先謙案不泥用有似乎拘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

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先謙案道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先謙案道此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

目之樂先謙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疆國篇併己之私欲楊注併讀曰屏屏棄也與此同而親自賈日



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蓋日之誤慮與臣下爭

小察而暴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

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

元刻無

荀子卷第八

三

荀子卷第八  
木石之類不可與爭也  
水不可與爭也  
火不可與爭也  
金不可與爭也  
土不可與爭也  
而曲辨之  
不可見聽乎  
不可聞為乎  
不可成此之謂也



